

尼罗河畔的悲剧

نجيب محفوظ

بداية ونهاية

〔埃及〕纳吉布·迈哈富兹 著

李唯中 关 雥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尼罗河畔的悲剧

فَجِيبٌ مَحْفُوظٌ
بُدَايَةٌ وَنَهَايَةٌ

〔埃及〕纳吉布·迈哈富兹 著

李唯中

关 偶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石家庄

尼罗河畔的悲剧

〔埃及〕纳吉布·迈哈富兹 著

李唯中 关 雥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望都县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632毫米 1/32 12.25印张 2插页 253,000字 印数：1—44,6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5·118 定价：1.00元

陶菲格学校一片静寂。

警官朝长长的走廊瞅了一眼，向三年级的一个班走去。他敲门进去，和教师耳语片刻。教师盯住第二排座位的一个学生，喊道：

“哈赛奈尼·卡米勒·阿里！”

学生站起来，看看老师，又望望警官，目光里充满了期待与慌张的神色，怯懦地回答道：

“先生。”

教师说：

“你跟警官阁下走一趟吧！”

学生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出第二排，跟着警官走去。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邀请，他深感惶恐，自问道：莫非因为近日发生的游行？他确实参加了游行，曾和大家一道呼喊：“打倒霍尔声明^①！”“打倒牛崽子霍尔！”但他自以为已经幸免了子

① 霍尔声明：1935年11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发表声明，反对埃及恢复1923年宪法，说埃及有可能变成战场，认为该宪法妨碍英军调动。

弹、棍棒的伤害，也幸免了学校的惩罚，难道他想得太过分了吗？他跟在警官身后，慢慢地行走在大厅里，边走边想，不时地猜测着可能加给他的罪名。但四年级一个班里的那个学生打断了他的思路。那个学生刚进门，便听到老师喊道：

“侯赛因·卡米勒·阿里！”

是他的哥哥？！他根本就没参加游行，怎么能够给他加这个罪名呢？

学生一声不响地跟着警官朝前走去，刚一看到他哥哥，就惊诧地问：

“也有你？……怎么啦？！”

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感到迷惑不解，然后随着警官向校长室走去。侯赛因彬彬有礼地问道：

“有什么事，把我们 from 班里叫出来？”

警官迟疑片刻，然后回答说：

“你俩将要见校长阁下。”

两人穿过大厅，谁也没说一句话。兄弟俩一母同胞，长得很象：长长的脸，一双褐色的大眼睛，深棕色皮肤。侯赛因十九岁，虽比弟弟大两岁，但不及弟弟长得高，哈赛奈尼面孔细嫩，英俊漂亮。

两人接近校长室时，更加惶恐不安了，眼神面孔显得那么惊惶失措。警官扣上衣扣，上前敲门，然后小心翼翼地推开门，示意两个学生跟上他。进了房门，他们看见一个人正伏在办公桌上看信：他是那么专心致志，连头都不抬，仿佛没有觉察到有人进了他的房间。警官非常有礼貌地问候了

他，然后说：

“这就是那两个学生：侯赛因·卡米勒·阿里，哈赛奈尼·卡米勒·阿里。”

校长抬起头，折上那封信，掐灭香烟，打量二人一番，然后问道：

“你俩是几年级的？”

侯赛因声音颤抖地回答道：

“我是四年级四班的。”

哈赛奈尼说：

“我在三年级三班。”

校长上下打量了兄弟俩许久，尔后语重心长地说：

“我希望你俩都成为有用的人才。你们大哥告诉我，你们的父亲死了，今后你们的生活……”

兄弟俩徬徨不安，默不作声。哈赛奈尼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慌乱，喊道：

“爸爸死了?!……这不可能!”

侯赛因象是自言自语地说：

“怎么会呢?!两个小时之前，我们刚刚离开他，他身体很好，正准备去部里上班……”

校长沉默片刻，然后同情地问：

“你们的大哥干什么工作?”

侯赛因不假思索地回答：

“什么也不干……”

校长问：

“难道你们没有一个当职员或干类似工作的兄弟吗?”

侯赛因摇摇头，说：“没有……”

校长说：

“我希望你们以男子汉大丈夫的心胸承受这次打击。你们现在回家去吧！真主和你们在一起……”

二

兄弟俩离开学校，抹着眼泪，沿着舒卜拉大街朝前走去。哈赛奈尼先哭出声来，侯赛因想斥责他一顿，但他也泣不成声，喉咙哽得说不出话来。兄弟俩穿过马路，加快了步子，直奔纳斯尔拉胡同，这里距学校不过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哈赛奈尼望着哥哥，求救似地问道：

“爸爸怎么死的？”

侯赛因摇摇头，沮丧地说道：

“不知道，我猜不出来。爸爸和我们一道吃的午饭，我们离开他时，他还是好好的，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哈赛奈尼试图回忆一下近来几个早上的详细情况。他还记得，看见父亲下班回来，自己就象平日一样向爸爸问安：

“爸爸，早晨好。”父亲微笑着回答：“早安！你哥哥还没醒来？”随后，他们围着桌子坐下。父亲喊母亲来和大家一道用餐，母亲表示歉意，说她胃口不好。父亲用责备的口吻说：

“那你就和我们一起坐坐，开开胃嘛！”但她坚持不入座，于是父亲边剥鸡蛋，边不在意地说：“随便吧！”后来父亲说了些什么，他记不清了，只听到父亲咳嗽了几声。之后，他望着

父亲的背影，见他一面用手帕擦手，一面朝自己的卧室走去。然而现在一切都成为过去了，一切都结束了。

哈赛奈尼深情地望了侯赛因一眼，发现他十分悲伤，一句话也不说，仿佛他长大了，变老了，正忍耐着无穷的痛苦，深深地陷入了沉痛的回忆之中。“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爸爸死了。”“我不能相信。什么是死亡？我不能相信死亡。难道一切都完结了？如果我知道那是爸爸生命的最后一瞬间，那我决不会离开家的。可是我怎能知道呢？难道人就这样吃着饭，笑着死去吗？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

哈赛奈尼不断地提醒着哥哥，拉着哥哥的胳膊朝纳斯尔拉胡同走去，由于茫然不知所措，差一点儿走过。

兄弟俩走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路两旁是破旧的房子，还有一些小店铺，门前停放着用瓦斯灯照明的蔬菜、水果车。他俩一下就望见了他们那座三层楼以及那长方土垣墙。阵阵哭声不断传入他俩的耳朵，分辨不出是母亲还是姐姐的哭声，声音凄惨，撕心裂肝。兄弟俩简直想放声大哭，不由得奔跑起来，沿着楼梯急忙登上二楼，发现套房门敞开着。二人一前一后进了屋门，穿过厅堂，朝父亲的房间走去。他俩气喘吁吁走进房间，朝床上一望，发现被子底下只有一具僵尸，于是兄弟俩趴在床边，大哭起来。母亲和姐姐止住了哭声，两个陌生的女人离开房间走了。母亲身着黑袍，竭力克制着自己，试图让兄弟俩镇静一些。她呆呆地站在那里，两只眼睛都哭红了。

姐姐倒在沙发上，面朝靠背，抽噎得周身抖动。哈赛奈尼惊恐不安地哭泣着，面对着死亡怒气冲冲，同时又感到害

怕。“这不是我爸爸。他一动不动，听不到哭声。哎！为什么这样死挺挺的呢？他们哭泣不停，然而眼泪只能安慰一个无计可施的人。我没有想到会这样，也不能这样想。两个小时之前，我不是还看到他在这个房间走来走去吗？这决不是我的爸爸。”他开始等待着，但这等待似乎没有尽头。母亲靠近兄弟俩，弯腰对他俩说：

“别哭了！侯赛因，起来，把弟弟领到外边去。”

见他不动，母亲又重复了一遍。侯赛因站起来了，随后把弟弟拉起，但谁也没有离开房间。兄弟俩眼里噙着泪花，朝父亲的尸体泣视了很久很久。侯赛因遏制不住内心的强烈愿望，完全没有注意母亲的举动，朝尸体弯下腰去，掀开蒙头布，一副奇异的面孔顿时展现在他的面前：死亡的烙印满面皆是，夹杂着令人生畏的铁青色，毫无声息。侯赛因禁不住浑身打颤。以前，他俩都不曾见过死人的模样，不由得感到害怕、凄凉，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和悲伤。侯赛因弯下腰，吻了吻父亲的面颊，周身颤抖起来。哈赛奈尼也弯下腰，精神恍惚地吻了吻爸爸的面颊。母亲用床单将丈夫的面孔蒙上，对兄弟俩说道：

“出去吧！……”

兄弟俩后退了两步，哈赛奈尼任性发作了，站在那里不动。在他的鼓动下，侯赛因也停下了脚步。兄弟俩出神地搜索着整个房间，仿佛这里要发生什么大变化，其实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房间的右侧放着床，床旁边是柜子和衣帽架；左边是沙发，姐姐正侧倒在沙发上垂泪，吉他琴就在她身边，琴拨子依然在弦上别着。兄弟俩一同注视着吉他琴，目光中

充满着惊恐与悲凉的神情。在过去的岁月里，死者的手指常常拨动琴弦，周围聚集着亲朋良友，津津有味地欣赏他的演奏。多么奇怪啊！欢乐与悲伤之间只有一条细微的线相连，比这琴弦还要细。兄弟俩的目光扫过放在离床不远的圆桌上的手表，那是死者的，仍在走着，发出细微的响声。但愿死者从那只手表里看到他在人间弥留的最后时刻以及兄弟俩成为孤儿的最初时辰。衣帽架上挂着死者的衬衫，衣领上依然残存着死者生前的汗迹。兄弟俩深情地走近那件衬衣，此时此刻，二人深深感到人的汗水比其伟大的生命留存得更加长久。母亲一声不吭地望着兄弟俩，她知道他俩不但没想过父亲暴死这件大事，而且更没想过这次灾难的严重性。哈赛奈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哥哥看了看他，然后伸手搭住他的肩膀，对他低声耳语：

“我们走吧。”

兄弟俩朝父亲的尸体望了最后一眼。照习惯说法，他俩相信，尽管父亲死了，但他的眼睛仍然能看见他们，因而只是后退，不能转身，以免伤害父亲的感情。兄弟俩向父亲致以深切的敬意，一直退到门口，方才转身离开了房间。哈赛奈尼瞧了哥哥一眼，发现他满面愁云，不由得心怦怦跳起来，打内心里同情哥哥，同时也强烈地感到自己多么需要哥哥的怜悯……

三

兄弟俩离开家来到一座楼前，那里摆放着一些椅子，发

现大哥哈桑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默不作声。兄弟俩坐在他身边，也和他一道沉浸在忧愁、沉默气氛之中。他俩没想应该做什么；至于哈桑，他却是个很有经验的人。他和两个弟弟很相似，但又有些不同：从眼神上可以看出，他勇敢而且任性；他那浓密蓬松的头发梳理得高高的，身穿一套合体的西装，这一方面证明他对自己关心备至，另一方面表明他相当不惜钱财。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但他一动不动，因为他正专心等待着一位重要人物的到来。侯赛因惊问道：

“爸爸怎么死了？”

哈桑皱着眉头说：

“爸爸突然死了，我们都感到心慌意乱。当时他正在穿衣服，我在客厅里坐着，突然听到爸爸喊我，喊声是那样可怕，我急忙赶去，发现他已倒在沙发上，胸口一起一落，他向我示意，说他感到心口疼，我连忙把他扶到床上，递给他一杯水，但他没能喝下去。我随即离开房间，赶忙去请医生。但我刚刚走到院子中间，只听到一声尖叫，我飞快跑回房间一看，一切都完结了……。”

哈桑见两个弟弟眉头紧皱，难过不堪的样子，面色也阴沉下来，感到非常困窘，以致暗暗担心两个弟弟猜疑他不是真正悲伤。兄弟俩自然知道哥哥与父亲之间的隔阂。因为哥哥生活放荡不羁，常常引起父亲烦恼，经常争吵。哈桑担心两个弟弟认为他并不象他俩那样痛苦、难过。实际上，哈桑还是很苦闷和忧伤的。尽管父子原来是那样不和，但他决不讨厌父亲。倘若他果然不及两个弟弟悲伤，那则是因为他的年龄大。哈桑已经二十五岁了，生活的甘甜和苦涩他都尝

过了，尤其是苦涩，他尝试得更多；然而与死亡相比，生活的苦涩又显得平常了。

是的，哈桑心里说：自此以后，他就再也听不到父亲当面厉声吆喝他：“我再也不想养活象你这样一个败家子！你已经离开学校了，自己去谋生吧！不能再躺在我身上，依赖我生活了！”从此以后，的确再也没人对他说这样的话了；但同时，在他没有找到谋生之路的时候，也找不到供他吃住的人了。

哈桑时常感到忧郁烦闷，谋生的一丝希望都看不到。对于降临到两个小弟弟头上的灾难，他是最清楚不过的，他怎么会不苦恼呢？！他用他那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悄悄地朝那两张愁闷的小脸上看了一眼，然后咬住了嘴唇。贫寒家境使得他常与两个弟弟闹别扭，然而他内心还是喜欢他俩的。两个弟弟学业都很出色，颇得父亲宠爱；而他呢，在学校时，他没一个超人之处值得他人嫉妒。他对父亲倒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尽管父亲常常为他生气，但只要象喜欢两个弟弟那样喜欢他，那么他也就心满意足了。不过由于母亲还健在，哈桑对卡米勒家族的过去和现在都是有着强烈的感情的。

中午时分，来了一男一女，衣着全是农村打扮，他们立即得知那就是姨母和姨父法里基·苏莱曼。姨父和他们一起坐下来，好言安慰他们；姨母急忙朝里屋走去，大声呼喊着：“姐姐，你的家多倒霉啊！”这喊声回荡在他们的耳际里，悲凉凄惨，兄弟俩又哭了起来。法里基·苏莱曼和哈桑交谈，两个弟弟在一旁默不作声。他俩想的是一回事，都不知道父亲去世以后他们自己的命运如何。因为有点遗产，也有

一点知识，侯赛因对前程倒没有产生什么怀疑。他求真主保佑，希望在九泉之下与父亲相会那天，他俩都能得到真主的欢心。哈赛奈尼则沉浸在忧伤、惆怅之中，无时不在沉思、焦虑。他天生安分守己，什么事都不去多想。有一天，母亲让他去做礼拜，于是他规规矩矩去做完了礼拜，然而感到有些犹豫。宗教信仰并没有能控制他的思想意识，也没能分他多少心，但他不认为自己是站在宗教信仰观念之外的。死亡促使着他去思考，但没想多长时间，他便屈服了。他想：难道死亡就是最后的结局？父亲的身后，除了一点尘土以外，难道什么也留不下吗？真主保佑，决不会这样。真主的话是不会骗人的！

哈桑独自呆在那里，弟弟的想法并未影响到他，死亡也未能迫使他思考这些问题，他象一个天生的木头人一样，任何教育和培养都没有对他产生作用和影响。父亲生气时，常常把他称为流浪儿。哈桑天生喜欢胡闹，他的心压根儿就不是适于宗教信仰种子生根发芽的土壤，而是胡作非为的源泉。虽然他屡遭生活火灾的燎烤，但他连母亲的启蒙教育的轻微痕迹也早已抛入生活的大海之中了。因此，这种思想把他带入了一个远离永恒世界的山谷中去，这山谷就在这种放荡生活和他的命运以及整个家庭命运的周围。

哈桑及两个弟弟与姨父在一起没谈多久，只见一个人远远跑来。哈桑一看到他，仿佛等待已久似的，高兴地说：

“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

尽管是秋高气爽时节，来者还是用手帕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

法里德·穆罕默德体态臃肿，大腹便便，大圆脸盘，细密的皱纹清晰可见。然而正因为他块头大、年事高、仪表高雅，所以显得严肃非凡，致使政府职员，尤其是文书特别敬重他。三兄弟无不对他寄托着希望，只有象他的邻居或他们父亲的亲朋挚友才配对他寄托这样的希望。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走上前来向他们表示吊慰，然后对哈桑说：

“今天我向部里请了假，我们一起去到你爸爸的原单位去领丧葬费，然后再去买些必需品。”

哈桑详细询问了去部里领取丧葬费的手续，然后拉着他的手，一起走了出去……

四

出殡的日子临近了，哈桑心烦意乱到了极点。这是一种新的烦恼，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他原想为父亲置办一口上等棺材，也好与父亲生前地位相称，借以在人们面前炫耀一番。两个弟弟倒没有多留心这件事；至于哈桑，在他看来，如果不置办一口好棺材，那简直就象一场死亡式的灾难，父亲和自己都会生气的。哈桑朝前来吊唁的人群打量了一番，只有一个人他还看得上，那就是尊贵的邻居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至于他的姨父，他只不过是个工人；贾比尔·苏莱曼大叔是个卖菜的，还不如姨父；哈拉格倒是位精明干练的人……总而言之，没来的人都比来的人要高贵一些。他精神颓丧，心绪烦乱。四点钟刚到，大群职员蜂拥而至，将纳斯尔拉胡同堵了个水泄不通。他无精打采，又回到了痛苦与惆

怅之中。不大一会儿，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富丽堂皇的大轿车驶来，停在住宅左侧不远的地方，只见一名听差下了车，打开车门，接着下来一个人，身材魁梧，步履庄重，派头十足，一看便知是位有官衔、有地位的人。三兄弟彬彬有礼地朝他走去。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也恭恭敬敬地走去迎接这位至少要比自己大的人物。来者低声问道：

“这是卡米勒·阿里先生的家吧？！”

法里德先生抢先恭敬地答道：

“是的，贝克^①阁下……”

当他们发现路旁只放着一把藤椅时，无不感到窘迫难堪。那个人物的到来，确实使哈赛奈尼感到宽慰；但听到他问这里是不是死者的家时，又感到不愉快，因为那证明来者并不知道死者的家庭住址。于是他靠近哥哥哈桑问道：

“这个人是谁？”

哈桑说：

“他是艾哈迈德·耶斯利贝克，内政部总检察官，是爸爸的密友。”

他诧异地问道：

“他为什么还问爸爸家住哪里呢？好象他并不认识爸爸似的。”

哈桑用奇异的目光凝视着哈赛奈尼，然后说：

“爸爸在世的时候经常到他家里去。你知道，他是一位

① 贝克，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期，对于中小官吏的尊称。

大人物啊!”

哈桑沉默片刻，然后补充说：

“爸爸很敬重他，把他看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

哈赛奈尼假装忘记了这桩事儿，他不想自讨没趣，倒希望所有送殡的人都看见那位检察官先生。

悲痛的时刻来到了，从家里抬出一口棺材，哭声、喊叫声从阳台和窗户间传了出来。送殡的人们簇拥着棺材缓缓前进。弟兄俩张皇不安地注视着棺材，一路上泪水横流。送殡的队伍来到了清真寺，死者家属向人们表示谢意，但一部分人希望一直把棺材送到墓地。哈赛奈尼对哥哥耳语道：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任何人都跟着去！”

为了维护全家族的尊严，他本来不想让任何人去看坟地，决心辞别所有送殡的人们，只有法里基·苏莱曼和法里德·穆罕默德坐上了灵车。不管怎么劝说，法里德先生也不回去。

汽车载着他们开到了凯旋门，停下来，眼前是一片光秃秃的墓地，卡米勒·阿里的遗体就被安葬在离大路不远的一个地方。哈赛奈尼站在那里，悲痛欲绝。他虽然痛苦，但仍不时地羞涩地偷眼看看法里德先生。他想：“如果同学们知道我爸爸死了，他们一定会来吊唁的。有的同学一定会陪我来墓地。赞美真主，他们既没有来坟地，也不悲伤。父亲为什么不筹建一块与我们家族地位相称的墓地呢？！”

五

夜半时分，家里只留下了一些亲人。全家人及姨母姨父

坐在客厅里，母亲又第二十次讲起在悲痛的那一天父亲死去的故事。侯赛因、哈赛奈尼侧耳聆听，而哈桑则独自沉思着什么。

哈赛奈尼说起艾哈迈德·耶斯利贝克，但他避而不谈那位大人物并不知道他的家庭住址一事，一方面是因为姨母姨父在场，另一方面因为他不愿意提这件事。他对父亲充满了同情，用眼睛的余光眷恋地凝视着关闭的屋门，想象着父亲睡过的那只床，如今已经空起来了，不由得感到十分悲凉。

母亲望着儿子们说：

“睡觉去吧！”

从那难过的日子起，孩子们个个对母亲服服帖帖，一个个站起来，朝他们的房间走去。房间里有三张小床，他们腾出一张让姨父睡，侯赛因和哈赛奈尼合睡在一张床上。但他们没有睡觉，或者睡不着觉，悲伤地回忆起父亲来。他们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天的情景和他突然去世的情况。侯赛因说：

“爸爸的葬礼与他的地位是相称的。”

姨父法里基·苏莱曼表示赞成他的话，他说：

“真主怜悯他，他是位心胸宽广的大人物。他的葬礼也象他一样伟大，那是合乎情理的。送殡的人挤满了纳斯尔拉胡同，从咱们家一直排到舒卜拉大街，多么气派啊！……”

哈赛奈尼听了这些话并不感到快慰，反而因为姨父在而感到难过。提起那光秃秃的墓地，哈赛奈尼生气地说：

“真怪呀，爸爸生前花钱如流水，但却没有筹建一块与我们家庭地位相称的墓地。”